

青城文脉



王劲凯 摄

重游呼和浩特，车子停在大召寺广场前，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在身后投下蓝灰色阴影，而眼前这条蜿蜒的青石板路，却像一卷被时光细细熨烫过的古绢，将四百年的烟尘都收进了砖缝的褶皱里。

街口“德顺源”烧麦铺的笼屉在晨光中泛着蜜蜡般的光泽，掌柜留山羊胡的老者用乡音招呼客人。笼屉揭开的刹那，羊肉与大葱的香气如云雾升腾，混着松木蒸笼的木香，忽然与十年前某个相似的清晨重叠——那时我蹲在铺子角落，看老师傅的指尖如穿梭的燕，将柳叶般的薄皮裹上馅心，二十四道褶子在掌心绽放成牡丹。此刻再坐下，瓷盘里的烧麦依旧顶着柔亮的花髻，咬破薄皮的瞬间，滚烫的汤汁如晨露坠落在舌尖，忽然懂得有些味道早已成为记忆的锚点，就像这老街的晨光，总裹着烧麦香与砖茶的烟岚。

当晨光漫过街楼的飞檐，老额吉的奶食摊前已浮起白雾。她头戴靛蓝头巾，吆喝声如晨雾般柔润：“楚拉米——乌日穆——”，木盒里的奶豆腐块码得齐整，表面凝着昨夜的花，像一方方冻住的月光。我蹲身挑拣时，她忽然用带着奶渍味的汉语说：“姑娘，那年你买奶嚼口时，头巾上还别着朵干花呢。”我愕然抬头，看见她眼角的纹路里盛着十年前的笑意。那时我讨价还价，她最终多塞给我两块奶皮，说“草原的甜要分给赶路的人”。此刻接过奶豆腐，指尖触到她掌心的老茧，忽然明白老街的温度从不在牌坊与戏台，而在这些能记住你十年衣饰的人。

隔壁铜器铺的炉火正红，匠人马福海赤着上身，古铜色的脊背在火光中如同一尊流动的铜像。锤子起落间，黄铜片上渐渐浮现出勒勒车的轮纹，叮当声与炉火的噼啪声织成绵密的网。墙上挂着的铜器如星子错落：奶茶壶泛着古玉般的光泽，给晋商商号的水烟袋缠着银丝，有穿汉服的小姑娘进来询价，他眯眼打量着姑娘发间的银簪：“这是宝昌隆的老活计吧？”随即取来镊子，在炉底轻轻敲出鄂尔多斯字样的名儿，叮叮当当的声响里，传统与当下正达成奇妙的和解。

转角的皮货铺飘来桦木与皮革的混合香气，蒙古族师傅巴图正在鞣制马皮。木槽里的牛皮浸在酸奶与桦树皮煮的汁液里，旁边摆着七八个被岁月磨圆的桦木榫头，最旧的那个刻着模糊的云纹，据说是他爷爷制靴时用的。“机器缝的线是直的，”他用骨刀刮着皮料，“手工缝的线会跟着马的呼吸起伏。”阳光穿过花窗，在皮革上投下菱形光斑，他忽然指着墙角的玻璃罐：“看，那是大青山的酸模，鞣出来的皮色跟黄羊脊背一个样。”这时他儿子端着奶茶进来，小伙子卫衣袖口沾着皮革屑，手里扬着设计稿：“爸，这批机车夹克咱在护肘绣苏鲁锭纹如何？”老榫头与设计稿在阳光下并置，像一场静默的对话，桦卯般严丝合缝。

暮色漫上老街时，各家铺子的灯笼次第亮起。红灯笼的光晕在青石板上洒开，将白日里的杏痕斑驳染成暖赭色，砖缝里的瓦松在灯光下泛着青玉般的光泽，忽然想起古诗里“瓦松如绿玉，长在古檐边”的句子，原来老街的每寸光阴都藏在这样的细枝末节里。

夜市的茶摊前坐满了人。穿蒙古袍的姑娘执银壶斟茶，壶嘴划出的弧线如长调般悠扬，砖茶的红汤在铜碗里转出琥珀色的漩涡；邻桌的汉服少年正用手机扫描碗底的二维码，屏幕上立刻跳出这碗茶的茶马古道溯源图，从普洱山到归化城的路线在光影里闪烁。我要了碗加盐的奶茶，看奶沫在碗中聚成雪白的毡房，忽然想起十年前初尝时觉得咸味古怪，如今却能喝出草原深处的苍茫。

离开前最后一次走进那家古玩店，王大爷从樟木箱底取出个布包：“姑娘，看看这是啥？”展开来竟是十年前我未舍得买的那枚清代铜扣，双鱼纹被岁月摩挲得如水面般平滑，扣眼里还缠着半根褪色的红丝线。“看你当年盯着它不肯走，”老人将铜扣放进我掌心，“老街的物件得遇着对的人，才算真正活过来。”握着这枚带体温的铜扣走出店门，灯笼的光将我的影子拉长成细长的线，忽然明白老街从不是供人观赏的标本，而是一口活的井，只要你愿意俯身，就能从时光的褶皱里舀起属于自己的那捧记忆。

回程的车上，广播里正播放新编的草原歌曲，电子合成器的旋律里分明藏着马头琴的呜咽。透过车窗回望，塞上老街的灯笼已连成一条光河，在现代化都市的背景下，像谁用光阴串起的一串珍珠，每颗都映着明清的月，也闪着今日的星。掌心的铜扣还留着温度，双鱼纹的凹陷处仿佛刻着四百年的人来人往——这老街啊，原是一条流动的河，既倒映着古驿道的孤烟，也承载着今时的波纹，只要你愿意驻足倾听，就能在青砖的缝隙里，听见时光汨汨流淌的声音。

塞外文苑

水磨山村

●姜子家

青山环抱，有一村宁静似梦；青砖黛瓦，存一地古朴如诗。步道悠悠，每一步都踏着诗意；小溪弯弯，每一眼都遇见风景。这里，如同一幅淡雅的山水画，静静诉说着古老的岁月与流淌的时光。

水磨村，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西部、大学城东北部，是由原来分散在大青山里的小井、塔坝、什字、大东沟、黄花、德胜和水磨七个行政村组成的，因村委会驻地位于水磨村，所以称之为水磨行政村。这里三面环山，平均海拔1800米，山高岭峻、植被茂盛，森林覆盖率57.3%，是国家级生态村，也是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和美丽休闲村。村里167栋金框架独体二层小楼，白墙灰瓦、错落有致，建筑风格上既沿袭了北方民居的传统，又融入了江南徽式民宅风情。

水磨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这里曾是古代边关将士戍边战斗的地方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。站在古老的长城遗址烽火台上，遥望远方，不禁让人回想起那段金戈铁马、烽火连天的岁月。这些历史的痕迹